



岁月有痕^之

流逝的青春记忆

董晓琼  著

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岁月，追忆逝水年华，
向短暂而不朽的青春致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董晓琼 (1971) 月 10 日 生于 山东 烟台

（湖北——香港）董晓琼的散文作品集

岁月有痕之流逝的青春记忆

董晓琼 著

（湖北——香港）董晓琼的散文作品集

岁月有痕，流逝的青春记忆。这是一本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回忆的散文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青春时期的点点滴滴，让人回味无穷。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无论是校园生活的点滴，还是成长路上的坎坷，都让人感同身受。

岁月有痕，流逝的青春记忆。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本关于青春的教科书。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成长、如何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这本书适合所有正在经历青春的人阅读。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找回那份逝去的纯真与美好。

岁月有痕，流逝的青春记忆。这本书是一本心灵的慰藉，也是一份珍贵的回忆。它让我们明白，青春虽然短暂，但留下的痕迹却是永恒的。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青春的散文集，它记录了作者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所见所闻。它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份对青春的致敬。

岁月有痕，流逝的青春记忆。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成长的散文集，它让我们看到了青春的力量与勇气。它告诉我们，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是用来拼搏的。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回忆的散文集，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充满梦想的年代。它让我们明白了，青春是用来怀念的，是用来珍惜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有痕之流逝的青春记忆 / 董晓琼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04-5465-3

I. ①岁...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675 号

岁月有痕之流逝的青春记忆

作 者: 董晓琼
责任编辑: 曲静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82 千字 印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465-3
定 价: 31.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8
第五章	64
第六章	80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5
第十一章	159
第十二章	174
第十三章	189
第十四章	204
第十五章	220
第十六章	237
第十七章	252
第十八章	268
后 记	285



第一章

开学第二周，学校要举办第九届校园文体艺术节。校领导办文体艺术节旨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对新生来说，那也许是一种期待，是一种享受，但对高三学生来说，那近似于一种折磨，除了浪费时间外，几乎再也找不出比这更现实的说法。

高三的时间经不起折腾，这是刚入高三最深的感受。两周下来，身心俱疲，总感觉时间像是打了折扣。

今年的文体艺术节和以往相比，项目多了不少，仔细数数，体育类的就占了三分之二。老师们除了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排练和训练上了。几个新来的女老师课间活动时在校园一角排练健美操，引得众多学生围观。“难怪要强调教师年轻化，跳得还真是活力四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们是高一新生呢！”有同学回教室后这样说。

高二年级有几个男老师，身材挺魁梧的，篮球场上没跑几步，就已经累得龇牙咧嘴满头大汗了，双手撑膝，弯着腰直喘粗气。校领导见了健美操排练大加赞赏，说教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应该是这样。只见那几个喘粗气的男老师直在校领导背后翻白眼，那目光像箭一样！

全校上下，就数高三各班级的动静小了，尤其是我们班，几乎没动静，隔壁班唱歌，我们班欣赏。有人还说人家隔壁班唱歌跑调跑得牛都拉不回来，这是糟蹋歌呢还是折磨人呢？不料这话被正要进教室的班主任高老师听到了，他慢悠悠地走进来，笑眯眯地说：“别管他们，咱们也唱唱，到时候不拿奖咱也不能倒数啊，好歹以前还拿过几张集体奖状，这最后一年倒数了，脸上挂不住。”

孙文海问：“除了学校定的那几首歌以外还能不能选别的？”

高老师笑眯眯地说：“这是校长跟团支部书记选出来的，我做不了主。”

没等问下句，高老师已慢悠悠地出去了。





孙文海小声说：“老班都不急，我们瞎折腾什么，整个儿一个皇帝不急太监急。”

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孙文海意识到自己的话出问题了，粗着嗓子说：“中国人嘴笨，说错了就改正。”

许波打断：“你小子都快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尽了，还在这儿说改正，走吧！”

“哎，干吗？”

孙文海没防住，问话期间已被许波勾着脖子拉出座位了。

许波强制性地把孙文海弄到了教室外，孙文海还在一个劲儿地问到哪儿了，最后隐约听到许波的声音，说是要孙文海陪他去“放水”。

田晓娜和刘雅芳她们几个班干部商量后说：“像什么篮球、跳绳、接力赛等等，这些体育生都能搞定，唯独担心的就是大合唱，虽然班里有几个学音乐的，但大合唱要求的毕竟是集体素质啊！”

晚自习上，田晓娜临时组织开了个班会，说：“我们要确定一下大合唱的曲目，选好后要尽快练，高三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班还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有女生看了学校发的那张歌名单子后说：“屠洪刚的《精忠报国》就不错，而且班里现在就有许多人能够完整地唱下来，唱这首歌应该可以。”

话音刚落，孙文海第一个举手反对，阴阳怪气地说：“这年头，谁还放狼烟呢！下一曲。”

同学们哄堂大笑。

“孙二，你小子能不能不起哄？”

见郑平峰不太像是开玩笑，孙文海收敛住没再说什么。

班会继续进行。

孙文海在家里排行老二，这是我们在高一下学期知道的，不过准确地说，也不知道他上面是一个哥哥还是一个姐姐，许波好像比我们先知道了什么，回宿舍后许波不知怎么搭上话茬儿了，说孙文海这名字跟他本人太不符了，怎么也得弄一个绰号不是？否则有损中国汉字的形象。没想到孙



文海挺大方的，对许波笑着说道：“你小子才有这心啊，你哥我初中时就有了，听好了啊，大名鼎鼎的——孙二！”刘国正听后差点儿把喝进去的水给吐出来：“孙儿？”孙文海：“你小子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耳朵让炮给炸了，听不懂啊，孙二！”刘国正笑笑：“好像让狗给咬了。”接着又继续挑逗孙文海，两人辩了一通，没什么结果。最后刘剑铭说要不后面加上个“娘”字，这样一来，不也成水浒好汉了？孙文海：“胡说，你哥我又不是女的。”许波说要不这样，后面加个“狼”字，这才更显个性本色，而且说孙文海天生就色，本色本色，本来就色！孙文海被刘国正、许波他们几个弄得哭笑不得，苦闷着说怎么一个比一个损。许波在一旁偷笑。事后，许波说没想到孙文海这小子对咱弟兄们毫不隐瞒，事先知道他初中同学叫他孙二我才问的，没想到他主动说了。孙二就这样一直被叫到了高三，不过气急的时候，也有人会喊他几声孙二狼或孙二狗什么的。现在偶尔听到有人叫他孙文海，倒显得有些陌生。

同学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但分歧太大，合唱曲目始终定不下来。

高老师正巧进来了，见田晓娜在讲台上，他也没往上走，听了一阵后，在后排女生那里拿过一张歌名单，看后说：“《保卫黄河》挺好的，就唱《保卫黄河》吧！”

有几个同学在下面嘀咕着反对，但声音没传到上面。高老师笑着说：“那就这么定了，唱《保卫黄河》，下去赶紧练练，离比赛不远了。”

高老师说完又转悠着出去了。

后面几个男生说老班不愧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锤定音，就是《保卫黄河》！

第二天课间操后，同学们进班时发现高老师已经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虽说下节是他的课，但在往常这并不多见。

同学们进得差不多时，高老师停住了，笑眯眯地说：“歌练得差不多了吧，试试。”

这话一出，同学们都傻了。有同学小声说老班是不是急出病来了，再想快也不是这么个快法啊！最后排的李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同学说：“咱们



班同学大都不理解老班的意思，老班昨晚布置，意思是想让同学们在今天早自习上放声地唱，就当是放松嘛，你看那些同学们，一个个的吼着嗓子背古文，就跟高考能考出几道题似的！”

高老师在上面说：“来，我给起个头，试试。”同学们挺齐心，都说不行，不是没准备好就是没记住歌词。

“歌是唱出来的，不唱怎么知道会不会？”高老师说，“没几句歌词，看着唱上几遍就会了。来，我给起个头，风在吼，唱。”

同学们防都没防住，没唱起来，笑声冲走了歌声。

高老师发觉后笑着说他上学时音乐不好，转头推给了学音乐的王旋，让王旋给起头。

王旋起头，多了一个“预备”，效果好了许多。

高老师听后说气势不够，好像都没放开嗓子，让同学们全体起立，放开嗓子唱一次，肯定行。

全体起立，尽情高歌。这回真的放开嗓子了，声音高得连上课铃响了都没听见。刚一结束，高老师就大声说：“好，保持住这样的效果，比赛准能得奖，没记住歌词的下去记记歌词，就这样了，上课。”

也许是时间太紧，也许是受了高老师“慢悠”性格的影响，总之，接下来的几天里同学们没再练过歌。偶尔会听到几声走调的歌声，也是孙文海有意搞怪。

理科班的李楠碰到我抱怨说这几天她们一有时间就练歌，而且她们班主任在班会上说：“别看人家十一班平日里像是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一点儿都不比你们差，要是这次你们拿不出点儿成绩来，统统给我重念高一去！”

我说：“那你们就给班主任长点儿脸，别总是那么笨！”

李楠气得向我撇嘴：“你……”

……

其实说我们班平日里像一盘散沙的远不止李楠她们班主任一个，但每次的成绩总能将说这话的人的嘴给堵上，怎么说不还有句什么“事实能够证明一切”的话来着？与李楠她们班主任相比，校长倒显得挺会说话，那次他查看各年级上晚自习的纪律情况时，经过我们班时在外面听了一阵，



之后进教室说我们不愧是高三年级的学生了，做事儿真挺团结的，见有人查自习，说话声顿时没了，侦察配合能力比受过专业训练的都强，要是拍个敌后特工什么的片子兴许能火……

同学们听后在下面偷笑。

校领导开会时多次强调关于晚自习的纪律问题，我们班在点名之内。

高老师回教室后显得颇为无奈，说：“一下子改掉这毛病是不可能的了，但咱得慢慢控制，一天天地改，总不能经常叫人家校领导点名吧，每次开会都叫人家说，我这张老脸都快挂不住了，同学们哪，就算是为了我，你们也得改改这毛病，行吗？”

同学们大声说行。

李林说老班就差说同学们我求求你们改改这毛病之类的话了，但没想到的是，这毛病改到高三都没改掉。

大合唱比赛前一天，校团委把高三各班级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叫去开了会，说是要各班级上报各自的合唱曲目，抽签决定出场次序。

田晓娜和刘雅芳回来后说高三年级里唱《保卫黄河》的就我们一个班，老班一锤定音的东西出门就捡了个大便宜。没竞争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没竞争真挺好的，但现在人们的价值观不知怎么都变了，古人从小就教人“让”，忍让，谦让，礼让，没有教人竞争呢，但现在这社会，处处都是竞争，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要么说这世界怎么就这么不安定呢！

下午的课间活动上，高老师特意进教室组织人员练歌。

高老师说：“明天就要上阵了，怎么也得再磨磨枪，顶不顶用就看明天的了。”

全都准备好后，高老师还笑眯眯地说了一句：“放开嗓子啊，尤其是男生们，咱文科班男生少，但并不代表咱嗓门儿小，对不对？”

李林在后面起哄说：“女生们也得放开嗓子配合，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没想到这一句话引得众女生骂他，说谁跟他搭配。

高老师叫王旋到讲台上领唱，顺便加上指挥。

一遍下来，大家感觉还可以。



“再来一遍。”高老师说，“要看指挥。”

又唱了一遍。

高老师说总感觉气势上不来，接着又想了一大堆办法，一个一个试。在高老师的口头指挥和王旋手势指挥的“双效”作用下，又接连完整地唱了几遍，最终，试唱在高老师面前通过了。

高老师胸有成竹地说：“就照这样，明天比赛肯定得奖！”

第二天的大合唱比赛，虽说各班都来势汹汹；但没想到的是，最让我们班发愁的大合唱我们竟轻松拿奖了，和李楠她们班并列二等奖。

同学们个个笑逐颜开。回教室后李林开玩笑说：“难怪老班昨天的口气那么硬，是不是提前买通评委了？”

有人附和：“管他的，反正咱出力不出钱。”

按照田晓娜的话，剩下的那些比赛就都交给体育生了。我们班的人才优势明显，体育生、美术生、音乐生都有。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对我们班来说，大合唱这好的开端，是我们这次文体艺术节比赛成功的一大半。大合唱得奖后，跳绳、接力赛也都纷纷拿奖，张雨婷还拿了全校女子短跑第一名。

沈丹燕说凭这成绩张雨婷想上警校的愿望一定OK。

李林泼凉水：“你说OK就OK，警校又不是你爸开的。”

沈丹燕白了李林一眼：“懒得理你。”

李林还想搭话，但沈丹燕已和田晓娜、康婷她们几个女生出去了。

李林追求沈丹燕，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直白。几个学期的历练倒真把这小子的脸皮给练厚了。

沈丹燕平日里虽表现得很孩子气，但在这方面做得确实挺有自己一套的。谈得早，分得快，这是沈丹燕对校园爱情的看法，所以她一直都没真正理睬过李林。弄得李林也时冷时热的，有一次李林在教室里公开说要追求高一新生，沈丹燕听到后骂李林变态，装着一肚子坏水儿去引诱高一小妹妹。

李林委屈，心想，什么叫引诱，听起来就跟他是经常干那种事儿的人似的，要是沈丹燕答应他的话，他哪会有这样那样的心思呢！

我和沈丹燕开玩笑，说她和李林挺般配的，是典型的“金童玉女”



代表。
“他比我小多了。”反应过来后沈丹燕气得跺着脚说，“哥，怎么连你也欺负我？”

“没有啊！”

“怎么就没有，再拿我开玩笑我就不理你了啊。”

我笑说不会了。

……

沈丹燕叫我哥是从高一下学期开始的，那次校刊发下来后，她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后说写得挺感人的，她看着都险些哭出来。最后还跟一古代教书先生似的说：“嗯，不错，有大家之风！”

我瞪着她说：“你个丫头片子算老几呀！说话就跟一个古代先生似的，你文物堆里爬出来的？”

“呵呵，你一会儿还木乃伊呢！不过你那文章真挺好的，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大作家大导演呢，看来这余导还真没白称呼啊。行，肚子里有点儿墨水儿。”

“你没吃错药吧？”

“谁吃错药了？哎，我想认你作我哥，怎么样？”

“认我作哥，真的假的？”

“真的啊，怎么样？”

“行啊，这有什么不行的！”

沈丹燕撇嘴：“那就这么定了啊！”

“不过谁知道咱俩谁大，这年头，那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的人多了去了。”

沈丹燕：“你……”她说着把身份证给拿出来了，我看了一眼，还真没我大。

我低声说了一句：“这就是独生子女的悲哀！”

“你说什么？”沈丹燕伸过脑袋问我。

“我说独生子女就是不赖。”

沈丹燕撇着嘴点头笑了：“那当然！”

同学们叫我余导，也是在高一下学期，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许波先称呼



的，他不知怎么就知道我写过电影剧本了，开玩笑说我以后要当导演了，争取让他火一把，而且说现在就得先跟我拉好关系，于是余导长余导短地称呼了。起先我挺别扭的，好是好，可受之不起呀，这让人家同学们背地里怎么说，想当导演想疯了吧，摄像机都没扛过就想冒充大尾巴狼，还余导呢，真恶心！但后来同学们大都叫我余导了，我觉得是我想多了，不过只有孙文海叫我“露”，说是亲热，而且还说别说我以后当一导演了，就是当那联合国……“哎，我一下蒙住了，联合国最大那官儿是叫主席还是总统啊？”许波骂孙文海丢人丢到他姥姥家了，联合国最大那官儿叫秘书长。孙文海接着又说：“对，就是当那联合国秘书长了，咱也都是兄弟，对不？咱这兄弟情，比钢筋水泥加万能胶都硬！”最后还说了几句什么兄弟情谊天长地久地老天荒地枯石烂的，听得许波他们几个大呼缺氧。

沈丹燕认我作哥的事儿在教室里传开后，孙文海回宿舍后一副长者的样子对我说：“露，你得注意了，据我多年经验，学校里许多谈恋爱的就是先从认干哥哥干妹妹开始的……”

许波：“胡说，谁说的？”

孙文海忙说：“你例外，你例外，你小子变子儿……”

刘国正说孙文海：“蛤蟆没膀，仗一副好嗓！”

刘剑铭：“那是人家余导的魅力，谁像你，十个女生见了九个骂，还有一个夸你是青蛙！”

孙文海无奈：“嘿，小兔崽子，我招你什么了？”

没人理会。

除孙文海外，所有人午休。

下午活动课，田晓娜和刘雅芳相随进了教室，田晓娜站在讲台上说这学期的校刊征稿通知下来了，希望同学们能够踊跃投稿，谁写好了交到她那里，具体要求大家下去自己看。

刘雅芳把那张校刊征稿通知贴在了前面墙上的显眼处。

田晓娜下来后第一个就问我现在有没有稿子。

我说没有。

她笑笑：“那得写啊！”



最后一节课是高老师的，快下课的时候，高老师说下周二高三组篮球比赛。他已经抽过签了，运气还算不错，一场小组赛后便直接进入总决赛。

同学们鼓掌欢呼。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孙文海说：“没看出来啊，老班还有这么好的手气，要打麻将的话肯定能赢。”

“比赛的时候你上不上？”郑平峰问孙文海。

“上，肯定上。”孙文海拍着胸脯说，“至少我能当个替补。”

许波嘿嘿地笑了：“就你那德行，顶多当个替补。”

吃完晚饭后离上自习还有那么一阵子，孙文海建议说：“要不回趟宿舍，躺会儿？”

这习惯，孙文海高一时就有，猜想他是从初中带过来的，而且把我们几个也都传染了。

郑平峰：“我不回去了。”

许波紧接着说：“高三了，一点儿都不紧张，你不听老师们天天在讲台上重复着说，高三了，得抓紧时间，下苦功夫，明年高考在即……”

孙文海打断：“得了吧你，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就跟一娘们儿似的。”

刘国正帮了孙文海一把：“恋爱中的人就是这样，借着学习的名儿进班跟女友闲聊。”

许波郁闷：“嘿，我跟女友聊天碍着你们什么了？”

李林：“他们这是没对象，嫉妒你。”

许波一把抡过李林，拍着李林的肩膀说：“嗯，这才够兄弟。”

刘国正：“行了吧，都是一路货色。”

孙文海：“哎，林子，沈丹燕不是还没答应你吗？你哥我给你想了一首好诗，你写给她看看。”

李林忙问：“什么诗？”

孙文海清清嗓子，又挺了挺身子，弄得挺大张旗鼓的：“听着啊……”然后开始抒情：“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只在本班找。本班美女实在少，况且质量都不好。”



李林骂孙文海：“你这是什么诗啊，这话N年前我就听过了，你这不诚心害我吗？说好话我还得考虑再三呢！”

“你用过？”刘剑铭问孙文海。

孙文海装得挺伤感的，叹口气说：“唉，想当年你哥我怎么说那也是一个多情才子呀，无奈走到了今天。”

刘剑铭笑笑：“那赶快找个好人嫁了吧！”

见那么多人戏弄孙文海，许波也没再说什么，要在平时，就冲这首诗，许波怎么也得鼓捣几下孙文海。常言道，情人眼里出西施，现在孙文海当着许波的面说本班美女少，况且质量都不好，这话许波哪能容忍？

彼此说着，已经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了。

孙文海抱怨说：“难怪人们说要少说废话呢，说起来还真的误事儿，刚才还打算回宿舍呢！”

郑浩：“又没人拦你！”

孙文海：“唉，算了，这都误入教学楼深处了。”

“那走吧！”刘国正拍了孙文海一把。

我们一起上了教学楼。

教室里，有几个跑校生边啃干面边喝着水，说这辛苦那辛苦，其实那些跑校生就挺辛苦的，骑着一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是在那酷暑严寒的日子里，那真叫受罪啊。十年寒窗冷板凳，那真不是说出来的！

杨阳正啃着干面，桌上还放着一面包。见我过来，冲我笑了一下，差点儿把嚼在嘴里的干面给喷出来。

“没去餐厅？”我问他。

“没，先垫个饥，晚上回家再吃。”他笑着说着扶了扶眼镜。

到座位旁时，我见张海涛还没进来。

张海涛和我同桌，分科后一直坐到现在，不过他这人挺内向，而且喜欢独来独往，宿舍里很少有人跟张海涛开玩笑，教室里那就更少了。那次我们一起去餐厅时，孙文海问：“你们说张海涛这小子是不是有自闭症啊，那话怎么就那么少呢？”许波说不像，可能是他心里有什么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们谁都不清楚。

快上课的时候，张海涛提着一壶水进来了，还没到座位这儿，前面的



同学就拿着水杯把他给围住了。张海涛一一给满上。孙文海说张海涛这活雷锋什么都好，就是话少。张海涛过来后，倒水还是先我后他，不过我那保温杯体积大内存小，两杯水加起来还不到别人塑料杯的一半儿，刚买回来的时候有女生说不愧是余导，水杯都这么讲究，好奇地还借去用了一节课，但下课后送过来时说，这年头，中看的東西不中用。

张海涛帮我倒上水后说他书桌里有茶叶，说着他顺手拿了出来，他边倒水边叫我自己拿，我应着声，但其实我的目光一直在他的杯子上，总不能叫打水的人没水喝吧？不过那暖壶挺争气，将就着他的杯子倒满了，张海涛再次叫我自己拿茶叶，我少拿了些放进杯子，然后将纱网盖上了。他要我多放点儿，我说以前喝过几次浓茶，但弄得我夜里直失眠。他听后笑了，说：“那我也少放点儿。”

晚自习是语文，学校里规定，第一个晚自习必须有老师跟班，没同学问问题的时候，弄得老师就跟一摆设似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在这些老师身上成了朝五晚九，怪辛苦的，倒是学校里的个别领导，一个个都像是属兔的，回家时比谁都急，汽车一溜烟儿就跑了，而且经常迟到早退，黑灯瞎火地叫这些老师骑自行车走。我想过笔伐，但我现在还没鲁迅先生那样硬的骨头，想想就觉得内疚，书桌里至今还放着一本《鲁迅精品选》呢！先生那么多“硬”文章真像是白看了。不过那次课间活动我正看着《鲁迅精品选》，沈丹燕过来看到后吃惊，尖叫道：“哥，这年头了你还读鲁迅？”这话问得我还真有些不知所措。后来才发现，我们班像沈丹燕这种心理的，还真的不少，弄得我有时就跟丈二和尚似的，难道真的是我落后了？

《鲁迅精品选》是我从初中带到现在的，除了喜欢里面的文章外，对我来说，它还有着另一种特殊意义。

刚一下自习，语文老师就夹着书本匆匆走了。怎么说，她背后还有一个家庭不是？

我边看资料边喝茶水，挺享受的样子，张海涛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都没太注意到。

张雨婷拿着几本资料过来了，把东西放在了张海涛的书桌上，发现我看她时她冲我笑笑：“不介意吧余导，当你一节课的同桌。”她说坐着了

下来。

看那边，张海涛已经坐在张雨婷的位置上了，前后排的同学好奇地对张海涛问这问那。

“我上自习前就和他说好了。”张雨婷带有解释地说道，然后挺勤快地翻看起资料来。

这一弄，我倒是有些不明不白了，平白无故地怎么想起换座位了？

前排的温泉进来见到张雨婷后也挺意外的，既是肢体拥抱又是大言欢迎的。

王斌有些看不惯，冲温泉说道：“平日里还一般呢，这会儿倒跟见了几十年的老同学似的。”

“关你什么事？”

“我们还没老呢！”张雨婷补充。

“就是！”

温泉掉过头来继续和张雨婷说着，直到上自习。

我拿着一本数学练习册如同解密码一样一道一道攻克着。

待执勤人员查过自习后，张雨婷侧过头来小声问我：“余导，可不可以耽误你一点儿时间？”

我停了下来，侧过头看她时，她脸上僵笑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帮我看看这篇文章，可以的话我想交上去。”

我接过她的笔记本，文章不是很长，平平淡淡的，但很真实，我觉得也没什么能改的地方，更何况我又不是校刊的编辑老师，改了就能发表。

我说挺好的，交上去试试。

“不用改？”她问我。

“我觉得不用，能不能登出来我不敢说，不过文章写得挺真实。不是有人说吗：好的东西不一定真实，但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张雨婷念叨着将最后那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好的东西不一定真实，但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我问她原因，她说兴许写作文的时候能用上。

我挺吃惊的，我心里既喜又忧，什么叫“有人说好的东西不一定真实，但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好的”，这话就是我说的，被人用来做名言挺爽



的，但要是出了差错，那不误人子弟吗，这责任，我哪担得起？

我打算向张雨婷解释时，她已经埋头做题了，我犹豫了一下，念头打消后，继续解我的数学“密码”。

张雨婷也是跑校生，每天和邻班一女生结伴而行。温泉以前说过，张雨婷家离学校很近，和邻班那女生住在同一小区内，所以很少见她骑自行车。

下自习后，邻班那女生过来叫张雨婷，张雨婷和我招呼过后到她座位那边拿上东西走了。

教室里除了几个女生按时离开以及李林他们几个男生在后面闲聊外，其他人全都坐得挺稳。不过学校在这方面时间安排得很紧，管得也很严，从下晚自习到熄灯铃响，总共才四十分钟，不能按时作息就按违纪处置。有同学说校长整个儿就是一个神经病，平日里讲得倒好，什么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就这作息也能叫科学安排？别的先不说，就晚自习后这时间安排的，有时候就是上个厕所也上不利索，打这么紧，逼着学生投胎啊？孙文海那次回宿舍说，人家别的学校都是一个小时，唯独咱这学校四十分钟，最后跟许波不知怎么就想到叛逆了，但结果是叫政教主任给逮住了……受批以后，孙文海气得咬牙切齿的，说这是什么破学校！最后还说让我给省教育厅写份材料，反映反映实际情况。许波说那样岂不是吹捧了政教主任教学有功了，得另想办法。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把他俩说的当一回事儿，不过事后孙文海、许波俩人商量了一通，也没什么结果。现在同学们都习惯了，一下晚自习，时间安排得特紧。

田晓娜和刘雅芳过来找我商量，说要想一个口号，下周二就要篮球比赛了。

郑浩、孙文海他们见我和田晓娜、刘雅芳在这边说着什么，也没过来叫我，他们几个先走了。

田晓娜说邻班的口号是：春风吹，战鼓擂，我们班，怕过谁。

刘雅芳说这口号听起来怎么就跟打仗似的。

“我们能不能想个一句话的口号？”田晓娜建议。

我说：“那样没层次感，聚不起力来。”

想了一阵，没什么结果。刘雅芳看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不行的